

【中国民族民间文艺丛书】

鲁直◎选编

# 珍珠翡翠白玉汤

趣味浓郁的经典故事，全面展现国粹艺术悠久巨长的发展轨迹。知识性、趣味性、故事性并重，是该书的  
最大特点。



三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【中国民族民间文艺丛书】

鲁直◎选编

# 珍珠翡翠白玉汤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## 庸医

叶利中 口述

叶利中 整理

张继楼

医生可不容易干，那得有真才实学，一方面要多读医书，像什么《本草纲目》呀，《汤头歌诀》呀，《雷公药性赋》呀，《伤寒论》呀，都得有些研究。还得经名师指点。二则要有实际经验，临床多次，才敢挂牌。要不怎么说成一个名医可不容易哪！

可是在过去，有些医生，可有意思，仨手指头往人家手腕上一搁，用不了五分钟，拿笔写几个药名，这就向人要钱。太容易啦！多省劲呀！他可不知道，开药方的时候写一个字，都关乎人命呀！

这些医生连甘草是什么药性呀，当归治什么病呀，都不知道，愣去当医生。所以管他们这些不学无术的先生，就叫庸医嘛！“庸医杀人不用刀呀！”我二大爷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我二大爷是怎么个人呀？从小就不务正业，游手好闲，好吃懒做，到了二十多岁呀，什么手艺也没学成！幸亏结交了几个跑江湖的朋友，学了点江湖上骗人的手段，居然也摆起药摊子来了！卖臭虫药！他那臭虫药用什么泡制的呀？容易呀！一味药——红砖面。找两块红砖在家里磨，每次磨它个半斤多，包个几百小包。每包卖两毛钱——值钱啦！那会儿一毛钱换四十六枚铜子哪！这几百包臭虫药，也就够卖个半个来月的。卖光啦，也就够半个来月的花销啦！

您说，红砖面卖两毛钱一包愣会有人买？是那么个社会嘛！如果就那么摆着卖呀，大概一年也未必卖山一包去。他有主意呀！找个铁盒，抽盖的。要铁盒干吗呀？放臭虫药？不！他有他的用处呀！找个玻璃瓶，里边装着几十个活宝贝。什么呀？臭

虫！满是活的。哪来的呀？他住在小旅馆晚上不睡觉，净捉臭虫。买张白纸，写张广告，上写“最灵科学臭虫药”。下面写上用法。一切都准备好啦，上街啦！找个热闹的棚户区，或是街头上，为什么净找这些地方呀？这些地方穷人多呀！好骗人哪！把广告往地下一铺，四个角找四块瓦片一压。把铁盒往中间一放。臭虫药往后边一摆，摆了长长一排。手里拿着小玻璃瓶，他说上啦：“嘿嘿！活的，活的。嘿，真会爬呀！”

他自己嘀咕，就有那好看热闹的呀，爱管闲事的呀，把他就围上啦！其实哪有什么好看呀！臭虫，谁家没有呀！

他一看人围得差不多啦！他开讲啦：“你看着可新鲜，这大个子干吗在马路上玩臭虫呀？各位！我可不是玩臭虫，我是专门消灭臭虫的，为民除害，使民安乐……”——他扯上啦！

“我们祖宗三代，专门行医，传下来一个秘方。治什么呀？别的病可不治，专治臭虫。我这药是古方，可是又经过科学的研究，证明确实有效。内中用二十四味中药，一十二种西药……”——什么药哪？不就是红砖面嘛！“放在八卦炉、蒸气炉、电气炉中，炼了七七四十九天零一晚上。不管大臭虫、小臭虫、公臭虫、母臭虫，闻见我的药味，立刻就死。比滴滴涕，胜强百倍；比猴牌臭虫药灵验得多。那位说啦……”——谁说啦？就他一个人在那儿白嚼呀！“你再说的好的，我们不信，您不信不要紧，咱们可以当场试验。”

他说着就打开一包红砖面，往小铁盒上一倒，又从玻璃瓶子里倒出俩臭虫来，真是活的，满手乱爬。

“诸位！您上眼。您看这俩臭虫在我手上爬得满欢，要是放在臭虫药上，保险立刻就死。啊！上眼吧！您哪！”

说着，他把臭虫往铁盒上一放，眼看这俩臭虫打个滚，就不动啦！怎么？全死啦！

大伙一看，“嘿！真灵呀！”

“各位，耳听为虚，眼见是实。怎么样？滴滴涕没有这么快，猴牌臭虫药没有这么灵。那位说，你这药太灵啦！卖多少钱一包呀？要说钱可说不好，我不是卖的。”——不卖？那他干什么来啦！

“我是拿出来作宣传的，您拿回去试验试验，要买的话，请

到我们公司去买。我们公司可不在此地，在哪儿呀？上海四马路，洋房最高的那一家就是！”——是呀，说远点没对证呀！

“卖多少钱一包呀？您到我们公司去买一包是五毛钱。今儿我带这几十包呀，不是卖的，是送的。谁想要请伸手呀！”

您看吧，围着的人都伸手。不要钱嘛！

“诸位，全伸手可不行。我的药少，人多，送不过来呀！送这位不送那位可不合适。这样吧，我也不说要钱，只收点工本费，每包收两毛，要的您就取钱吧！”

有人就想：两毛不贵呀！到上海他们公司去买，不还得五毛哪！那车钱船钱还得几十块呀，两毛太便宜啦！再说，亲眼看到臭虫真死啦！

“对！我来两包。”

那人就真的摸出四毛钱，恭恭敬敬递给他啦！

只要有人开个张，不愁没有人跟着买。这个三包那个五包，一会儿，一百多包红砖面就卖光啦！半拉月也花不完哪！

买了臭虫药的，回去往床犄角一撒。对！今晚上总可以睡个舒坦觉了吧！睡到半夜，唷！屁股上怎么这么痒，脖子上好像有什么在爬。用手一摸，粘糊糊的；放鼻子上一闻，嘿！真臭呀！点起洋蜡一照，满床在爬。什么呀？不是臭虫出来活动了嘛！

是的时候了嘛，那还不出来活动哪！臭虫不怕红砖面呀！

其中有一位买臭虫药的，他想着奇怪：为什么在他那儿臭虫一挨就死，到我这儿就没用呢？我倒要看看怎么回事。第二天去找他，日他早就溜啦！

您要问毛病出在哪儿呀？告诉您，一点也不奇怪，这毛病都在那个小铁盒上哪！他那小铁盒是空的，里边放儿块烧红了的炭，像个小火炉子一样。臭虫放铁盒上一搁，那与红砖而没关系呀！那是烫死的。还甭说臭虫，您搁上个耗子它也活不了。

您要打算家里没臭虫呀，倒不必买他的臭虫药。把您家铁床烧红了，臭虫就死啦，爬不上来啦！那人可怎么睡呀！——纯粹骗人。

我二大爷卖了一年多的臭虫药，手里也富裕啦！除去四季衣服，还剩下俩钱。他不干啦！怎么？太累啦！天天得磨砖哪，到街上一说就得半个多钟头。再说，又要担惊受怕，得天天换地

方。干吗呀？怕上当的人看出来要挨打呀！还是找个轻松的活干吧！又要省劲，又要能多赚钱。干什么呢？自己又没有学问，又没有气力。这个活可真不好找啊！

我二大爷灵机一动，有咧！干什么呀？挂牌当医生，可强得多呀！人家喊起来也好听，“×医生”、“×先生”，比起人家叫“卖药的”，那可文雅得多啦！自己虽没投过师、拜过门，可是既然能搓点药丸子，磨点药面，当个医生，一定也不成问题呀！

他说干就干，在比较偏僻一点的街上找了个间房。为什么要找偏僻的地方呀！初挂牌嘛，自己到底没学过医，怕碰上熟人或者是真正的医生，给盘问出来，露了马脚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他在门口挂了块招牌，上写“祖传三代专治内妇儿科、注册医生×××寓此”——他注册啦？哪儿呀！请江湖上的朋友向那会反动派的卫生局打了个招呼，请了一回客，不就完啦！自己又定了应诊价目：门诊一块，出诊两块，路远的加倍。说句良心话，价钱倒定的真不贵。贵了谁还愿意请他呀！他高高兴兴地当起医生来啦！

自从他挂牌那天起呀，少说着也有半年啦，愣会没开张。他心想：怪呀！别的先生都有生意，怎么到我这儿就不开张呢？——其实一点也不怪，医生要得占名、儒二字，就是儒医、名医。什么叫儒医呀？有真才实学，读书人出身，治好的病人不少，当然病人就给他宣传啦！那不用说，一天忙不过来。什么叫名医呢？有名望，虽然有点学问哪，可并不怎么高。可是看起病来治一个好一个，巧劲。像这类医生生意也不会太坏。像我二大爷这种庸医，那纯粹是骗人。难得有人上当，那生意当然不会好啦！

我二大爷这半年不开张呀，可受不了啦！坐吃山空呀！衣服也卖光啦，房钱也欠仨月没给。到处借得是债，还弄了一身病。不是发烧呀，就是头痛。怎么？日子过得不顺心呀！最近更倒霉，腿肚子上又长了个疮，正化脓哪！足有核桃那么大。疼哪！走起路来更不好受，裤腿磨着更疼啦！自己又不会治，又没钱请先生，只好整天坐在屋里闷着。这会儿想卖臭虫药都不行啦！怎么？连铁盒都卖啦！

这天正坐在屋里发愁哪！该着来了一个倒霉的，请先生来

啦！怎么个人呀！六十多岁，老太太。刚从乡下上来，在大宅门里给人家当老妈子。他们家的小姐病啦！什么病呀？受了点凉，没有什么要紧的。老爷不在家，家里只有一位太太，要不怎么叫她出来请先生呢！这位老太太呀，她不知道哪儿有医生，挨着门地问，一下就闯到我二大爷这儿来啦！

一走进门就问：“先生住哪屋呀，在家啦吗？”

我二大爷一听有人请先生，心想：有门，真开了张啦！

“在这屋里，请进来吧！”说着走到屋门口，“老太太您找先生呀？”

“是呀？”

“您家谁病啦？”

“我们小姐病啦，您费心给看看去吧！要多少钱呀？”

“出诊两块，路远加倍，您住在哪儿呀？”

“我们就住在前边街上呀！”

“呕！那可路远。唔，得加倍！四块。”

老太太说：“行！”

其实她也不懂路远路近从哪儿算。四块就四块吧，只要能早点给小姐把病看好就行啦！

“走吧，先生。您不带什么药箱皮包啦？”

“不带啦！”

带什么哪，早就给他吃到肚子里去啦！

出来转了一个弯就到啦！我二大爷跟着进去啦！

“先生您先在院子歇息一下。我请我们太太去。”

“行行，你去吧！”

一会儿太太出来啦！一看我二大爷这穿装打扮，就不像有才学的先生。请都请啦，就叫他看看吧！反正小姐也不是什么重病，大不了伤风感冒，开一副发散药，吃一煎也就行啦！这点小病，哪位先生看都一样。再看我二大爷也没摆什么架子，一请就到，也算难得。就说：“先生您请吧！”

跟着到了小姐房门口，我二大爷不走啦！干吗呀？要钱啦！这时候我二大爷开了腔啦：“太……太太，脉礼钱您还是先惠吧！这是我们出诊的规矩。”

太太心想：好吧，反正早晚也得给你。就叫老妈子取了四块

钱，交给我二大爷啦！

他干吗先要钱呀？嘿！这是门道呀！等会看完病，开个方子对劲不对劲，他就全不管啦！四块钱到手里啦嘛！

也搭着我二大爷没皮没臊不要脸，人家真正有名望的医生，不能没看病就说钱呀，那多失身分呀！看完病也不说钱，本家往外送，把钱交给拉车的。要是先生没坐包车来呢？等先生走啦，派人送到他家里去。为了尊重先生嘛！

我二大爷不但要钱这点，跟人家有名望的先生不一样，就是看病也跟人家不一样。人家有才学的先生，看病要讲究：观、闻、问、切。第一步先用观。什么叫观？就是看。先看看病人脸上的气色怎么样，眼睛有没有神哪，舌苔重不重呀？由这个字呀，对病人的病轻病重，大致就有个把握啦！跟着就用闻。闻什么呀？闻病人身上的气味呀！如有恶味呀，那病可就厉害点。怎么？出虚汗嘛！要是没有恶味呀，那大概不要紧。然后再用问。问什么呀？问病人怎么得的病呀，哪点不舒服呀，大小便怎么样呀，晚上睡觉做不做怪梦呀？最后才用切哪。所谓切，就是号脉。按着寸关尺，看脉搏怎样。是浮还是沉呀，是滞还是速呀？再结合前面三个字，就能判断出来是什么病啦！该怎么下药。要不怎么说，凡是医生都得观、闻、问、切这四个哪！

我二大爷看病他也用这四个字，不过他用法不同。他用观呀，不是看病人的气色、眼神；也不叫病人张嘴看舌苔，他专看床底下有鞋没有。干吗看鞋呀？如果床底下有鞋，那病大概不重。怎么？还能下床解大小便呀？要是没鞋，那大概这病可轻不了，床上拉啦！说到闻呀，他也不是闻病人身上有恶味没有。他是闻屋里有药味没有。要是没药味呀，这病大概是初得，还没请先生瞧过哪。也许巧劲能给他治好喽！要是药味呀，那一定是请过医生啦！别位没治好，到我这儿更甭提，决定也治不好。说到问呀，他不问有什么现象，哪儿不舒服呀，他问病人一顿能吃多少，要是一顿只吃半碗稀饭呀，或是一天两天没吃东西啦，这个病轻不了。要是一顿能吃六个馒头、两碗炸酱面呀，那病大概没关系——那还用说哪。除非是得了馋痨病！最后这切呀，也就是比划比划，作个样子。您想，就冲我二大爷这两手，能治得好病吗？



太太陪着我二大爷进去啦！我二大爷先用观、闻、问。一看呀，小姐这病是才起：床底下有鞋，身上没有恶味，每顿还能吃两碗热汤面。心里头真高兴。心想：万一这回叫我蒙对喽，二天太太给老爷一说，老爷再给我这么一宣传，说不定我就能成名。

这么个时候，老妈子搬了个凳子放在床边那儿啦！干吗呀？给先生坐呀！我二大爷一看，正好！站了半天啦，腿肚子上那个疮垂得疼呀！往下就坐。只听——“吃——”的一声，糟啦，裤子后边破啦！怎么回事？这条裤子少说也穿了半年啦！又没换过，早就不结实啦！他这么一坐，转身要给小姐号脉，腿上又这么一绷劲，那还不破。

我二大爷心想：这多糟糕呀！就这一条裤子，回去使什么换呀？再说看完病，我怎么出去呀？他心里这么一着急呀，脸上可带出来啦！直皱眉。他皱眉不要紧呀，把本家太太可吓了一跳呀！怎么？大凡先生看病都是这样：要是病轻呀，先生号脉的时候脸上都有笑容，“唔唔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！”要是先生号脉的时候直皱眉呀，嚙牙花子呀，那大概这病有点棘手。甭问他，一看先生脸上表情就知道病轻病重啦！再说你问他，病轻他还能告诉你：“不要紧，吃副药就能好啦！”要是病重呀，他也不能说呀！他能说：“不得了，没救啦！”万一要让那病人听到啦，就得咽气呀！家里人也得吓病喽！他得绕着弯说：“嗯！病嘛倒有几分医头。看吧，吃了这副药看医缘吧！”所以差不多家里有病人的都不深问呢！一看先生脸上表情，就猜到八九成了呢！

我二大爷为了裤子撕破啦，直皱眉。要不怎么说，把这家太太给吓了一跳呢！太太心想：哎唷，病不轻呀！先生还没号脉就皱眉嘛！

这时候我二大爷又笑啦！怎么他会又笑呢？他想出主意来了嘛：裤子破了没关系，不是有四块脉礼吗，回头出去在估衣铺买条现成的换上就行啦！等会我背着手出去，他们不也看不出来嘛！他笑啦！太太跟着也笑啦！太太怎么也笑了哪？她想：我说呢，姑娘昨天受了点凉，这病不至于那么重呀！

我二大爷把主意打好啦，给小姐号脉啦！一边摸着一边笑，外带还晃着脑袋：“唔唔……”其实他什么也没摸出来。那干吗笑呀？他给那四块钱作计划哪！



我二大爷晃着脑袋，摇着二郎腿，假装着把脉号完啦！站起来准备去开药方。倒霉！可巧凳腿上冒着根钉子。我二大爷没看见哪，这钉子正挂在他疮上。“扑”的一声，疮就破啦！好么，不上麻药愣开刀呀！“啊唷！”把我二大爷痛得直咧嘴。“扑通”一下又坐下啦！脸也白啦，汗也下来啦！手直打哆嗦。疼得出了声啦：“啊唷喂——”

他这一出声不要紧，小姐差点咽了气，吓得太太差点昏过去，赶紧就问：“先生，我们姑娘这病怎么样呀？要紧不要紧哪？”

“哎——你们姑娘的病倒不要紧哪，我可受不了啦！”

## 大力丸

张寿臣 口述

陈笑暇 整理

张立林

旧社会的时候，骗人的事情太多。大的不说，就说南市三不管卖大力丸的吧。您听他说的好听，什么强筋壮骨、滋阴补肾哪，什么专治跌打损伤、腰酸腿疼啊……包治百病，其实哪，一样儿病也治不了，骗人。

我把它说穿了，您就信了，他那大力丸哪，里边儿没有药，什么做的？切糕做的，切糕丸，有病吃它治不了病，没病吃它也不碍事。吃多了，能解饿。

那位说：“你这嘴太缺德，没这事。”不信不是！我说话我负责。有一次，有一个卖大力丸的，正在那儿练着哪，场子外面走进来一个人来：“哎，我说，你这是什么大力丸哪，昨天我买了两丸，回家一吃，吃出个枣核儿来。”

# 偷斧子

张寿臣 口述

笑 暇

钟 之 整理

旧社会有人迷信和尚。其实，有的和尚表面吃斋，可背地儿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我就遇见过这么个和尚，人前连个小虾米都不吃，可背地里吃大河螃蟹，一斤约俩的大个儿团脐，活的！先拿小刷子蘸上水刷，刷干净了搁笼屉里蒸，他准备好了酱油、醋，来点姜末儿，再点上香油，净等着吃啦！

可螃蟹是活物，上笼屉一蒸，它难受啊，拿爪子挠那笼屉，和尚在旁边受不了啦：“哎呀！！这可不行，出家人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纱罩灯，螃蟹大小是个性命啊，阿弥陀佛！罪过！螃蟹难受啊！阿弥陀佛！熟了就好了！熟了就好了！”可不熟了就好了吗！熟了他好了！还有死了人请和尚念经，说和尚能把鬼拘来，这也是瞎掰。其实呀，这鬼也不去，鬼要去，这和尚准跑。提起和尚拘鬼呀，我说一档子事，是天津的事。天津东马路哇，东门脸儿一品香点心铺的东家姓郑，有一年哪，他们家办白事，念经。

正在夏景天，这经台呀搭在院里葡萄架底下，十三个和尚念经，正在夜里十二点钟嘛，召请亡灵。这和尚一摇铃铛，就把铃铛撒手啦，请亡灵嘛，把铃铛扔台上了！这和尚在台上乱蹦，脸色也变了，把东家都吓跑啦！当着鬼真来了哪！东家跑啦，和尚也跑啦，十三个和尚跑了十二个，剩他一人在台上折腾哪！工夫大啦，仗着人多呀壮胆子，门外瞧着：“怎么那和尚直蹦哪？过去问问他。”过来一问这和尚才知道，怎么回事？打葡萄架上掉他脖子里头一个蝎子，把这和尚给蜇坏啦！要真正能请亡灵他还怕蝎子？咱天津的和尚还好哪，到我们那儿，有的和尚念经带偷东西！那位说：“哪儿的事情？我不信。”念经带偷东西可出奇，



哪儿的事呀？北京啊。可不是北京城里的，我在西山住，我们那村呀挨着山，山顶有个庙，这庙离我们这村有二十来里地。

那山顶的庙是和尚庙，老和尚在旧社会的时候扎吗啡、抽白面全来！把这庙的产业折腾没啦，临完他瘾死了。他死啦，剩七个小和尚，这七个小和尚都二十多岁、三十来岁，没有生活来源哪，产业都没啦，仗着这样好，山上的地没人管，有土有石头，耨耨耨种点粮食什么的。种什么哪？别的粮食种不了，种棒子，种谷子，掰下棒子磨了面，吃贴饽饽。砍下谷子来呀，碾成小米熬锅粥。能吃呀！你算，贴饽饽都这么大个儿，一个都半斤多重，一个和尚一顿吃仨！仨贴饽饽还不够，另外还得饶两碗小米粥！早晚饭这么大铁锅贴三锅饽饽，熬两锅小米粥，做五锅饭。那位说：“我老爷，烧多少煤呀！”不烧煤。不烧煤？烧什么？柴火。柴火也不用买，山上头，山后头、庙后头有得是，山枣棵子，紫荆啊，荆条哇，弄些来就能烧哇。可就是不好弄，拿手掰不行啊，没有劲头；拿斧子砍哪，斧子让师父换白面儿抽啦。那怎么办的哪？拿切菜刀砍，切菜刀砍倒省事，一砍就砍下来啦！

过两天不成啦，切菜刀净锯齿啦！不用说切咸菜，连豆腐也切不开啦。没法子，就这么困苦，慢慢凑合吧。这天，我们村死了一个老太太，他们和尚应佛事呀，去啦。他们念经叫佛事。哥儿七个来到我们村里，本家儿在院里给搭了一个经台。

太阳一落山就上座，一上座，这个大帽哇在正中。什么叫大帽哇？大帽就是七个和尚当中间坐的那个，大帽儿，他的帽子不是大吗？帽子这儿有五张“扑克牌”的那个，怎么样，我学您瞧。在座儿上坐着，一眼瞧见了！院里头东家预备的小碗面，有桌子，打这边，一、二、三，第三张油桌，桌底下扔着一把斧子，这么大的斧头，这么长斧子把。和尚一看：这合适呀，临走把它拿走，劈劈柴不是正好吗！他下不来桌怎么拿呀？他告诉那六个和尚。谁得手谁拿起来。那位说：“怎么说？”这么说：“师弟，那儿有把斧子，临走带着。”东家不就听见了吗？别人听见，告诉东家也麻烦啊，丢什么东西也跟他要。和尚这样高哇，他说出来就他们和尚懂，东家连他们亲友都听不出来。那位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他念着经告诉他们，你猛一听和尚念经哪，其实不是

念经，是偷斧子这档子事。我学您瞧。还不能张口就念，万一和尚没听明白，再念第二遍别人听见就坏了。他先把六个和尚的眼神领过来，冲他们六个人摇铃铛，当啷当啷……东家不懂，和尚们都懂啊！两边儿的和尚都瞧他：怎么啦，吃多啦是怎么啦？贴饽饽撑的！还没到摇铃，你摇铃干吗呀？这不是眼神领过来啦嘛！

眼神一过来，他放铃掐诀。别人瞧着和尚掐诀，和尚瞧着不是掐诀。这样儿一放铃铛（学动作），手是不是掐诀呀？这不手指头指那斧子了吗？手指头一指这经就来了啊：“众位师弟，顺着我手巴呵呀。”什么叫“巴呵”呀？“巴呵”就是“瞧瞧”，和尚也说行话。“顺着我手巴呵呀，第三张油桌底下有把斧子，拿回家去劈柴火，你说得与不得？南无阿弥陀佛！”在犄角儿上坐的那和尚敲木鱼，一瞧铃铛，一瞧手指头，顺手指一看，瞧见那斧子啦。敲木鱼的明白啦：这么档子事，偷斧子，好，我偷。报告师哥，我拿。报告，不能明说呀！他也念着经告诉他，一边敲木鱼，一边念：“交给我啦！回头再说，回头再说。”可不回头再说吗！不能马上就拿呀！那位说：“张寿臣，你侮辱人家，胡说！他下不来台，台上坐着，他怎么拿去？下来拿完斧子，上台再念经去，像话吗？”您别着急，有工夫偷，趁着乱那阵儿，多会儿听茶房一嚷就可以偷啦。

可是百里不同风，要是在天津哪，那叫烧门纸。它是在太阳落了的时候，东家、亲友、和尚都到外面转弯去。在我们北京啊，那叫“送三”，“送三”得定更来天，都黑啦，茶房这么一嚷：“亲友们，点香啦您哪，外请啦！”亲友们都点股香，这香都这么预这么长，点着了往外边这么一带，老远一看跟两条火龙似的。本家儿呀，是孝子们全穿着孝，长子扛丧门纸，捂着眼睛：“嘿嘿嘿嘿……”男的搀男的，女的搀女的，俩人搀一个，全出来啦。和尚“送三”在最末，打木鱼这个打鼓，他这鼓这么大，鼓环子上拴根绳，一度来长，绳子头上拴着鼓槌儿，干吗拴着呀？他怕夜里呀打鼓蹦出去。这一拴着，嘣！鼓槌儿出去啦，你不用找哇！正走着哪，这还得够点儿呀。鼓槌儿出去怎么弄？他摸环，一摸环呀，一捋绳，找头儿，槌儿就来啦！要是借这个一哈腰，斧子就能拿走。他瞧一下桌子，手特别使劲，嘣！鼓槌儿

出去啦。捋绳啊哈腰（学拿斧子装袖子里），斧子哪？这儿哪。那位说：“不对呀，他搁袖子里要是掉出来哪？”掉不出去，诸位，独单和尚偷东西，装袖子里掉不出来，他那衣裳跟我们不一样，他那衣裳肥，袖子都二尺来哪！肥可是肥呀，它底下缝着哪，口袋式，你甭说一把斧子出不来，本家粮食要多，把他们搁到仓房里念去，他一边装一袋面，不带掉地下的。到空场上这么一烧纸，本家儿一磕头，茶房这么一嚷：“本家儿磕头道谢您哪！”亲友们各自回家。

和尚回来，本家儿给预备素面汤。七个和尚啊，回来六个。带斧子的那小和尚不敢回来。因为什么？那斧子没地方交代，手拿着犯案，掖腰里头，斧头冲上拉肉，斧头冲下掉下来啦！揣着手？冬景天成啦，这是夏景天！回来他也得甩着袖子进去，一边走，一边甩，本家儿亲友多，孩子乱跑，要是打脊梁后头来一孩子，他这手一回，咣！给那孩子开啦，那多麻烦哪！这小和尚想：跑庙里去吧！二十来里地，跑一身汗，跑到山门那儿，一看：哟！坏啦，山门锁着哪，钥匙师哥拿着哪！忘了跟他要了。

他把斧子拿出来，推推山门，打算由门缝塞进去，塞不进去呀！斧子厚。搁台阶上不成，他们一念念一宿，天不亮放羊的就过来了，放羊的就得把斧子拿走喽！得啦，扔庙里去吧！攥着斧子把，隔着墙一扔，哧——叭喳！哟，什么呀？方才阴天，这阵儿晴啦，月亮出来啦！隔着山门往里瞧，哟，坏啦！怎么回事呀，斧子进去把锅砸啦！就是他们贴饽饽那个。那位说：“不对呀，锅砸啦，它在哪儿搁着哪？”锅台里呀？“锅上不是盖着锅盖吗？斧子进去怎么砸锅底呀？”他们出去那阵儿不是阴天吗，怕夜里下雨，一下雨，回头锅里头一锅水就糟啦，把这个盖拿下来，把锅扣着搁着，下雨不就流不进去啦！哎，斧子进来啦，正砸锅上，这么大的窟窿。

小和尚一想：得！完！明儿早晨怎么吃饭！哎呀，等铜锅的，二年也未必来一个。再买，得多少钱？这棚经钱不够！回去吧！他不回去不行啊！一上座，这“大帽”啊一眼瞧见啦！斧子没啦，你们谁拿去啦？你们拿去得报告我呀，我是方丈啊，这是咱们庙里的公共财产哪，卖钱自己花可不行，我得问问。他问，还念着经哪：“众位师弟，细听我说，第三张桌子底下有把

斧子，谁拿去啦？快对我说，别让我着急，阿弥陀佛。”这小和尚气大啦，小和尚拿着木鱼，瞪他一眼，心说好小子，你还问哪？你这主意缺大德啦！赔了本啦！哎，告诉你吧，让你后悔去吧！敲着木鱼，念着经告诉他。瞠瞠瞠瞠……一大套哇，听着是和尚念经，其实是偷斧子的事，我要按他那么念哪，你们各位也听不出来，我把它慢着点儿念，把这个字呀摆清楚点儿，声音大着点儿，各位就全听见啦。

这小和尚敲着木鱼，瞪了那“大帽”一眼，滔滔不断，这就来啦：“不要说，不要说。还不是你，信口开河，妄嘴八舌，主意缺德，第三张桌子底下一把斧子，拿回庙里劈柴火，山门上了锁，钥匙你拿着，隔墙扔过去，砸了大铁锅。不能贴饽饽，粥也不能喝，哪个值得多！”全说出来了！

## 底漏

刘宝瑞 口述

殷文硕 整理

新社会讲究家庭中婆媳和睦相处。过去就不行，多数的婆婆都看不上儿媳妇。不疼儿媳妇，疼自己姑娘。其实姑娘跟儿媳妇不都是一样吗？可有一些老太太就想不开，在自己家里摆婆婆的谱儿，什么活儿都不干；到了姑娘家里，见活儿就抢着干，一洗衣服就是几大盆！回了家她还抱怨：

“哎哟，我胳膊疼！”

您想，她能不疼吗？

过去还有这么句话，“儿子是自己的好，媳妇是人家的好”。那时候，俩老太太没事儿一说闲话儿，您听吧，儿子不好都是儿媳妇给带累坏的！

“哟，大姐，您吃过饭啦？”

“偏过您啦。”

“要说您真有福气，您那儿子多孝顺哪！”

“我们那孩子倒是不错，真孝顺我。我想吃什么就给我买什么，原先好着哪，可自从一娶媳妇呀，嘻！”

一提儿媳妇儿，这话茬儿就不对了，哎，打这儿起就来劲儿啦！

“嘻！自从一娶媳妇儿呀，可就学坏啦，每天下班买了吃食，就不往我这屋里拿啦，都拿他媳妇儿那屋里去啦！”

“哎，我看您那个儿媳妇不是挺好嘛，多机灵啊。”

“还机灵哪？您看她那俩大贼眼！又拧，又笨，什么活儿也不会做。上月我让她做床被卧，做了俩星期。好容易做得了，又拆啦——她把猫给缝到里头啦！”

您说有那么笨的人吗？

“我们那儿媳妇儿，不但笨，心眼儿还不好，最大的毛病是底漏！”

这位老太太不懂啊：

“哟，大姐，什么叫底漏啊？”

“连底漏您都不懂？底漏哇，就是往她娘家偷东西！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逮什么偷什么！去年，我买了三丈多自布，搁在箱子里，今年一找，没啦！前几天，我看见她娘家妈贴身儿穿一件儿白小褂儿，嗯，那就是我买的白布让她偷回娘家啦。嘻，我儿子算白给她养活啦。”

这位老太太一想：俩人没事儿说几句闲话儿，干吗招她难过呀？得了，拣她爱听的问吧。

“哟，你们姑娘最近没回家来呀？”

一提姑娘，您再瞧老太太这模样儿，当时就变了：

“要说我们姑娘啊，可孝顺啦。真惦记着我呀，常回来，哪趟都不空手儿，她婆家的东西什么都往我这儿拿！”

哎，她也底漏哇！



## 化蜡扞儿

张寿臣 口述

何 迟 整理

张奇璠 记录

这是我们街坊的一档子事——凡是这个特别的事都是我们街坊的！那位说：“你在哪儿住哇？”这您别问，我就这么说，您就这么听，“姑妄言之，姑妄听之”。

这是前四十来年的事，我这家儿街坊是财主哇，富裕！站着房，躺着地，银行存着多少多少款。姓什么呢？姓狠。百家姓儿没有这个姓啊？顶好，没有顶好，回头遇见有同姓的他听着别扭！姓狠。这家子老夫妻俩，跟前仨儿子，一个姑娘。这仨儿子哪，是狠大、狠二、狠三啦！还有狠老头儿、狠老婆儿、狠老姑儿，这一家子狠到一块儿啦！这仨儿子都娶了媳妇啦，老姑儿哪？

出阁啦。

老姑儿出阁的时候儿，正赶上他们家那阵儿轰轰烈烈呀，聘这个老姑娘净嫁妆就六十四抬，樟木箱子八个，手使的家伙就够两堂。手使的家伙是什么呀？旧社会就讲究这个，茶壶、茶碗、掸瓶、帽筒，直顶到各式各样的磁器，完全是官窑定烧的。还有一套锡器，锡器是什么呀？茶叶罐啦，油灯啦，蜡扞子啦！油灯里头搁点儿蜜，洞房里点这个，“蜜里调油”嘛！净锡器就是四十多斤，讲究！完完全全都是真正的道口<sup>①</sup>锡呀！什么叫道口锡呀？您要买锡家伙，您把它倒过来瞧，在底儿上有一个长方戳子印儿，是“点铜”两个字，那是道口锡，您这么一弹哪，当当……铜声儿！打聘姑娘之后哇，没有二年吧，老头儿死啦，老头

① 道口——河南省北部有道口镇，是卫河上游物资集散地。